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五十三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十有五年（歲次乙丑金熙宗亶皇統五年）春正月丁未朔初行大朝會禮于大慶殿用黄麾仗三千三百五十人視東都舊儀損三之一輦出房不鳴鞭以殿狹也自建炎以来正至不受朝但宰臣率百官拜表稱賀而已及太母還宫言者以為國家大慶四方来賀亶維其時乞舉行

大禮禮官以日迫不可行次年復以大禮後權罷至是乃講焉

戊申瀘南安撫使馮檝獻嘉禾九穗上曰近日州郡所奏嘉禾甚多大有年之慶庶幾可望也

士子宰執奏事秦檜因論士大夫之弊曰軍興以來無肯為國出力者所以不能勝敵臣嘗謂敵之所以勝我者以其用心朴實故爾上曰朕觀太祖太宗以來多用朴實之人所以風俗厚而根本固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士大夫之弊以風

俗之移人也風俗之無弊其惟祖宗之時乎漢周勃張相如此皆高帝之臣也逮事文帝其言不能出口一時在廷之臣誰獨無有長者哉及帝善嗇夫之對而張釋之稱譽二人者至於反覆問辨蓋明其為高帝之臣也漢嘗以是繼秦而爭天下矣秦政弊則徒文具而無實天下為之風靡漢誰與敵哉故釋之亦因為文帝言之士大夫而趨浮偽之俗宜為國者之所深戒也

癸丑故武功大夫文州刺史趙成特贈左武大夫忠州團練使官其家三人先是漳州長泰縣民華齊作亂安撫司遣成率兵往討之官軍敗成與其將校死者十四人軍校不與焉右廸功郎長泰縣尉陳休烈將射士捕

齊死於陣詔贈左承務郎録其子為文學
乙卯秘書省著作佐郎兼普安郡王府教授趙衛錢周
材並為著作郎校書郎陳誠之為秘書郎左宣教郎黄
公度為秘書省正字
戊午保信軍承宣使知閤門兼權樞密副都承旨曹勛
提舉洪州玉隆觀從所請也
己未分經義詩賦為二科以取士
辛酉初藉千畝用司封郎中李澗請也　資政殿大學

士知建康府張守㒟謚文靖。

丁卯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乞減成都府路對糴米三分之一本司激賞錢二十萬緡時剛中於階成二州營田抵秦州界凡三千餘頃歲收十八萬斛而軍撫司激賞錢已減為一百萬緡至此復有此請上謂秦檜曰累年民力少寬此休兵之效也其從之

戊辰上始聞端明殿學士左朝奉大夫同僉書樞密院事王倫死狀謂秦檜曰倫雖不矜細行乃能守節死敵

人誰無死擇死為難耳於是贈左通議大夫翺一日朝詔報其家且賜銀帛三百匹兩未幾其子述從北人得其骨以歸官給葬事後謚愍節翺朝在二月戊子今併書之日歷不載贈官此據會要未得其日命權户部侍郎王鈇措置兩浙經界李椿年既以憂去秦檜請用鈇上因言經界之法細民多以為便檜曰不如此則差役不行賦税不均積弊之久今已盡革去年陛下放免積欠天下便覺少蘇鈇言本部員外郎李朝正嘗知溧水縣均税不擾請與共事又言

今當革詭名挾户侵耕冒佃使差有常籍田有定稅則差役無爭訴之煩催科免代納之弊然須不擾而速辦則實利及民欲更不畫圖又造砧基簿止令逐保排定十户為一甲令遞相糾合從實供帳二本積年所隱一切不問如有不實致人陳告即將隱田給以充賞從之

朝廷同措置在此月辛未

己巳御筆尚書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提舉秘書省秦熺除翰林學士　左諫議大夫何若知貢舉權吏部侍

郎陳康伯秘書少監游操同知貢舉若操常為發解所試官及是再命之非故事也　敷文閣直學士新知紹興府張叔獻卒

庚午工部尚書兼侍讀詹大方罷為龍圖閣學士知紹興府　敷文閣待制知撫州晁謙之充敷文閣直學士知建康府謙之嘗言崇仁縣民婦產三男足驗生齒蕃息之盛十四年八月丁卯又言臨川縣禾登九穗足為瑞應其年九月皆乞宣付史館秦檜喜故擢用之林泉野記云檜頻使臣僚及州

癸未

縣奏祥瑞以為檜秉政所致云呂中大事記曰屢食則檜皆以陰雲不見賀彗星見康與之以為不足畏檜則與之改秩而日使臣僚及州縣奏祥瑞以為檜秉政所致而已

辛未初命諸路僧道士納免丁錢時言者論今官戶皆納役錢而僧道坐享安閑顯為僥倖乃詔律僧歲輸五千禪僧道士各二千其住持長老法師紫衣知事皆遞增之至十五千凡九等日歷無此今以會要脩入趙甡之遺史在紹興五年六月蓋誤

是日上因論和買預買之弊秦檜言戶工部不可不兼隸在祖宗時皆隸三司今戶部以給財為務工部以

辦事為功誠非一體上甚以為然　檜又奏宗子成忠郎不皦娶倡女為妻為大宗正司所劾上曰宗子不肖至於如此然其間不無清貧有守之人前日有貧而不能娶者朕賜之十緡所以勉之也其後有司具獄不皦坐除名令宗司庭訓拘管九月壬子行遣

甲戌斬閬州人龐師道于都市師道亡之北境自稱從義郎妄言朝廷機事金械之還故戮之

乙亥權尚書户部侍郎王鈇進秩一等以頃在兩浙轉

運司脩都亭驛成推恩也　右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向子忞特降三官子忞寓居衡山郡臣劉昉希秦檜意劾其强横虐民故有是命

二月丁丑朔故廸功郎莫正贈承務郎正嘗權東海縣偽守王山招之不從為所殺故録之

戊寅上謂大臣曰朕觀史冊見古之養士有至二三千人亦朝廷一盛事於是增國學弟子員百人通舊以七百人為額尋命置上舍三十人内舍百人用監丞文浩

請也浩建請在癸卯

己卯命僉書樞密院事楊愿兼脩玉牒

庚辰上曰聞軍士亦有喫菜者此曹多食素則俸給有餘恐驕怠之心易生可諭諸統兵官嚴行禁戢

癸未故除名人温濟追復拱衛大夫威州防禦使濟自海外量移潭州死於道至是用其家請而復之

丁亥兵部郎中葉庭珪轉對言陛下比者專尚文德天下廓廓無事然芸省書籍未富切見閩中不經殘破之

郡士大夫藏書之家宛如平時如興化之方臨彰之吳所藏尤富悉是善本望下逐州搜訪抄録從之

已丑右承直郎郭諴特改右宣教郎諴普安郡王夫人之父也

庚寅翰林學士秦熺兼侍讀給事中李若谷兼侍講

直秘閣福建路轉運判官徐琛為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琛南昌人也王明清揮麈録云徐獻之琛王氏甥與秦檜之妻為中表而師川之族弟也會之知高宗眷念師川不替一日奏事啟上云徐俯身後伶湾可憐有弟琛能承兄之業願陛下録用之上

從其請其後獻之為貳卿會之並緣上
蔡皆類此　按此句上下文疑有脱誤
壬辰和州防禦使錢愷知閤門事
癸巳左武大夫保順軍承宣使知閤門事何彥良落階
官為閬州觀察使二人皆以嘗出疆之勞特遷之
乙未權户部侍郎王鈇乞諸路州縣民户科折之數自
第一至第四等一例均敷從之先是講和赦書以上户
規避物力析為下户自今令一等科敷已而諸路多言
貧民由此不能自存有失朝廷憂恤之意故鈇以為請

已亥保大軍節度使崇國公璩加檢校少保進封恩平郡王以將出閤故也其官屬禮儀並依普安郡王體例

三月丁未降旨　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程邁卒

辛丑故承奉郎王明特與一子官以前任德清軍使與金人戰死故也

三月按是月丙午朔丁未寧國軍承宣使幹辦皇城司吳益為保康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

甲寅監察御史黄應南提舉廣南東路刑獄公事

辛酉武信軍承宣使添差江南西路兵馬鈐轄兼安撫司統制程師回陞本路馬步軍副都總管洪州駐劄時師回統兵戍贛上會詔歸北境人而師回有親兵數百憚不欲行守臣祕閣修撰薛弼諭之曰公從卒多不可庇公能遣此屬朝廷必多公若庇不遣（原闕四字）責矣師回承命既而省符趣師回就道遂去師回舟行過大孤山舟人告毋作樂恐龍怒師回故命其怒奏蕃樂少頃黑雲四合有物湧波間目如金盤師回射中其目即還入

水風亦息安流而濟人皆服其勇此以洪邁夷堅乙志及熊克小歷參修但邁以為紹興十二年事而克繫之十三年則皆誤也按薛弼以紹興十三年八月除知虔州今年五月移廣州當此時弼固在任意者師回統戍日久故用改除使之離去耳五月戊午白當指揮略同更須參考

癸亥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觀筠州居住李文會降授左奉議郎武翼郎四川宣撫幹辦公事范寧之降授從議郎借補廸功郎陳洵武杖脊刺面配泉州牢城収管初王師心之北使也文會以洵武屬師心為官屬寧之保之楊愿在中司以此彈文會罷政至是鞫實而有

是命

甲子上謂大臣曰交鄰之道當以守信為主秦檜曰臣覩真宗皇帝時雖諸蕃小國如溪峒之類亦必委曲調護不欲起兵端可謂至仁矣時金人来索北客之在南者檜因遣敷文閣待制周襟馬觀國史愿北還襟等還北史皆不書惟孫覿撰李謨墓誌云金擻還北客之落南者馬觀國在遣中過公別涕泣而出趙甡之遺史繫之今年三月故因檜奏語附書之但甡之以襟為金蓋字誤林泉野記云檜命盡發前後所得大金契丹及歸明人五萬還于大金内弱軍勢絶後来歸降之心不知北人何以至有五萬當考按擠書云淮北人願歸者且不禁約

去年四月上嘗以此諭檜令回撤泗州檜奏如此甚便與野記遺史諸書全不同今併附此中亮

大夫武勝軍承宣使荊湖北路馬步軍總管巨師古提舉建昌軍仙都觀從所請也

丙寅步軍司奏軍器事上曰朕頃在京師見内庫所藏弓矢皆太宗真宗朝所製經歷百年記識如新蓋製造精善故也

丁卯直祕閣劉堯佐堯仁並陞直敷文閣主管台州崇道觀

戊辰進呈廷試策題上曰策題蓋欲入仕者皆知趨向之正秦檜曰士人趨嚮不正久矣亦風俗使然在陛下力與變革上曰朕觀五十年前人材皆是仁宗時涵養所致以此知人材正在作成也

己巳上策試南省舉頭林機等于射殿制畧曰朕託士民之上所頼以濟者惟正賢碩能然廼或同於鄉原專於身謀不修廉隅不本忠信平居肆貪得之心臨事之首公之節使風俗曠然大變必有術處此舉人劉章答

策言陛下既以先修其身而又任用真儒始終如一又曰陛下法守古先得一賢者必思先王所以任之之誠得一能者必思先王所以使之之方彼賢者能者孰敢不盡忠竭節於下哉王剛中策言帝王之應世非治天下之難必得真賢碩能之用為難許必勝策言今日廟堂之上其所以董正百官者竭誠盡忠以謀國事縉紳知之將見觀感視效自然而化又曰國家廟堂之上秉握鈞衡總攬庶職者其於節義之事在人耳目輝映今

古天下縉紳方且相與取正而激勵今陛下乃以士大夫偷墮為患其亦陛下之過計有司擬章第三及進呈上親擢為首剛中次之必勝又次之機侯官人章龍遊人剛中浮梁人也

士中徽猷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洪擬卒謚文憲

夏四月丙子朔賜太師秦檜甲第一區

戊寅檜遷居賜第命内侍東頭供奉官王晉錫押教坊樂導之賜檜銀絹緡錢各一萬綵千匹金銀器皿錦綺

帳幙六百八事花十四百枝　是夜彗出東方

庚辰左宣教郎新廣東提點刑獄公事黄應南乞詔湖廣諸州勿縱省民私交溪峒及令監司帥臣覺察所部勿造事端以起兵釁秦檜言近邊傜人與吾民互市恐難抑絶上曰朕見往年西夏亦有互市中間禁止遂致用兵可令帥司相度後不行

癸未賜正奏名進士劉章等三百人及第出身同出身正奏名張鎡新科明法及第甲申特奏名林洵美等二

百四十七人武舉正奏名應褒然等二人特奏名三人授官有差

乙酉詔臨安府捕武經郎方直治罪直前宰相趙鼎給使以事至行在侍御史汪勃言今國是既定内外寧謐豈容奸人輙肆窺伺而趙鼎使臣尚不知革心從化復敢如此民聽謂何其後本府言直罪如章乃送漳州羈管

丁亥赦天下前四日上謂秦檜彗星見朕甚懼焉卿等

可圖所以消弭之道檜奏太宗真宗朝嘗緣彗星疏決獄囚等事上曰且降詔以四事為主避殿減膳寬民力出滯獄於是手詔監司郡守條具便民事目憲臣廵行親決獄事（是月癸未）至是肆赦勘會數十年來邊臣邀功生事今當兼愛內外期于並生勘會數十年來學者黨同伐異今當崇雅黜浮抑其專門勘會累年以來兵革不息近者講和罷戰正以保全生靈愛惜民力已降手詔委諸路監司郡守措置裕民事目務要必行以施實德

尚慮徒為文具令三省考覈取旨賞罰

戊子右朝請郎知大寧監龎昌孫及兵職官三人並罷坐民居遺火不即撲滅致延燒官物文書甚衆為宣撫司所劾故也

庚寅四川宣撫司募禁衛三百人至行在上曰此輩遠來宜厚犒勞沿途探請悉與蠲之居止亦須令便利庶皆得所　成州團練使知叙州郘隆卒隆在金州數以兵出敵境秦檜恨之至是因飲酒暴卒年五十一或謂

檜密使人酖殺之叙人皆悲哭為之罷市

壬辰樞密院編修官王墨卿魏元若並為祕書省著作佐郎兼恩平郡王府教授秦熺嘗從墨卿學故薦用之

甲午上諭大臣曰比遣將捕盜閩中第令殲其渠魁脅從者皆釋若措置得宜優與推恩不然罰亦隨之時福建劇盜號管天下者攻剽郡邑為奸詔殿前司後軍統制張淵往捕之故有是諭

丁酉太學博士楊邦弼罷侍御史汪勃論邦弼操心不

正每探朝廷事傳播于外與罷黜者交通曾不以教導為職乃以邦踈通判信州

庚子省四川都轉運司以其事歸宣撫司時宣撫副使鄭剛中言四川軍屯已移内郡自有逐路漕司應副都漕司虛有冗費故省之十五年十月庚子置總領官

皇叔廣州觀察使知西外宗正事士㦎卒特賜其家銀帛百匹兩後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和國公

辛丑秘書郎陳誠之守尚書祠部員外郎左從政郎新

和政縣令湯思退左朝奉郎行大府寺主簿王曮並為秘書省正字左承務郎洪邁為勑令所删定官思退麗水人曮晪從弟邁晧子也三人皆以博學宏詞合格賜第故有是除既而言官汪勃論邁知其父不靖之謀同惡相濟乃以為福州州學教授洪邁罷在閏十一月戊午賀州刺史御前摧鋒軍統制吴錫為江南西路兵馬鈐轄兼安撫司統制虔州駐劄

五月丙午朔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宣州觀察使主管

侍衛步軍司公事趙密為定江軍承宣使先是海冦朱明作亂朝廷遣步軍司統領左武大夫武泰軍承宣使張守忠捕降之詔進守忠一階而密有是命

己酉侍衛步軍副都指揮使武勝軍承宣使王貴為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工覽除目曰此輩處之優穩如此則見在軍者有所激勸矣秦檜曰聖慮及此可謂深遠

熊克小歷云初步軍副都指揮使王貴因告張憲岳飛之事擢為管軍至是除福建副總管按飛以紹興十一年誅死明年三月貴罷為福建副總管以田師中代之未嘗除管軍又按是時步帥乃韓世良後改用趙

密蓋貴止是帶軍職
克誤以為步帥也

癸丑秘閣修撰知虔州薛弼移知廣州

丙辰詔減東南和預買絹匹一千以寬民力秦檜曰陛

下天資仁厚每欲寔德及民大類仁祖上曰朕安敢望

仁祖百分之一十七年九月折帛錢再減

戊午詔貧民產子者于義倉米一斛以大理寺丞周懋

轉對有請也始命給錢四千至是懋言免役寬剩所収

至微豈能賙給令所在義倉未嘗移用若歲令一路發

千斛以活千人以諸路計之不知所活幾何皇天親饗本支有衍於百世矣乃命户部措置行之懋東陽人也事已見紹興八年五月庚子十一年三月乙巳正侍大夫忠州防禦使添差荆湖南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白常移潭州駐劄時金人来索在南將士常亦在遣中同行者悉為敵効力常獨不肯往曰丈夫死則死耳不能為反覆士每自書頭銜曰前熈河經略使白某右副元帥薩里罕見之不悅也後欲强官之竟託疾以免常有產在德順熈河守將恐

之大詈曰白常既臣我家而尚宋官爭械繫久之常不屈而止秦檜遣還北人史無由見如馬觀國則見於孫覿集程師回則見於洪邁夷堅志然皆因他事及之故無始末獨白常事原興宗西陲筆略記之稍詳常嘗為涇原摠管興宗載此事在紹興十五年又云與王四小巢俱遣王嘗位荊南總管巢亦位將鎮二人本末未詳當考

己未右武大夫貴州刺史張延壽陞和州防禦使錄措置監牧之勞也

庚申大理寺丞周懋言紹興敕罪人情輕法重者並奏裁立法之意謂法一定而不易情萬變而不同設法防

姦原情定罪必欲當其實而已比年以來内外官司類皆情重法輕聞奏必欲從重而以情輕奏者百無一二豈人人犯罪無有非意誤冒可輕比者邪陛下聖德寛仁惟刑之恤而有司未能推原美意其於情法疑讞輕重不倫伏望申戒法官應罪人情輕法重者並仰遵守敕條聞奏以從輕典仍委所屬時加檢察如有違戾並以故入之罪罪之庶使無知小民免致非辜悉罹重憲以副陛下好生之德從之

壬戌復置六部架閣官六員亦以周懋轉對有請也尋遂以右廸功郎彭炤掌吏部右從政郎艾若訥掌户部右廸功郎周紫芝掌禮兵部右廸功郎蘇鑒掌刑工部按題名炤等填闕在今年七月今併附此

癸亥詔自今新除學士正謝前一日待詔即私第宣名入院如故事用翰林學士秦熺請也渡江後此禮久廢至是熺奏復之惟勅設以院隘不容鋪設而止按此句疑有脫誤

司農寺丞王會守尚書比部員外郎會㬇弟也

甲子金國賀生辰使龍虎衛上将軍殿前左副都點檢完顔宗永副使通議大夫充翰林待制程寀見于紫宸殿初燕垂拱殿辭亦如之

丙寅天申節百官用樂上壽于紫宸殿

丁夘賜宗永等燕射于教場自是遂為故事初宗永等将至秦檜言於上曰使人及期而来盖由待之以禮示之以信故也上曰大抵為國之道既不能强又不能弱則兵連禍結無有已時朕何惜為天下生靈少屈耶於

是遣吏部侍郎陳康伯接伴而和州防禦使知閤門事
錢愷副之宗永甫入疆上以端午遣中使賜扇帕于洪
澤宗永言上國是日例賀當北面再拜且接伴使副同
之乃敢受康伯以舊制却之或謂康伯此細故朝廷必
不惜康伯曰今曲從之後為例不復可改且辱命自我
始況所求或無厭寧能盡從之乎宗永卒受賜因自辨
數曰接伴慢我朝廷聞之懼生事引見之前日侍御史
汪勃即劾康伯酬對辱國望罷之以副悍信睦鄰之意

乃出康伯知泉州而愷亦降為舒州團練使上語在四月戊寅宗永入界在此月戊申勃奏康伯在癸亥愷貶秩在甲子今聯書之入內東頭供奉官幹辦御藥院主簿原本闕名還所寄資為武功大夫貴州防禦使令吏部差監鄂州酒務日下出門坐於職事全不用心也此未知與接伴有無相關當考

庚午命權禮部侍郎宋之才宣州觀察使知閤門事康益充送伴使副舊例接伴使副就充送伴至是以金使有詞故易之辛未之才等入對

六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丁丑工部尚書秦檜新第後八日降制加恩封檜妻魏國夫人王氏為韓魏國夫人熺妻淑人曹氏為和義郡夫人孫右承事郎塤堪坦並直秘閣賜三品服時塤年九歲

壬午端明殿學士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遷資政殿學士剛中引疾乞奉祠故有是命　直秘閣通判明州錢端禮提舉淮南東路茶鹽公事

甲申右奉議郎喻樗通判衡州

丙戌龍圖閣學士知臨安府張澄奏修蓋太師秦檜第宅官吏名銜詔第一等轉兩官餘以次第賞尋拜澄端明殿學士澄進職在是月丙申林泉野記云檜築賜第窮土木之麗

戊子翰林學士左朝散大夫知制誥兼侍讀提舉祕書省秦熺特遷左中奉大夫充翰林學士承旨　故廸功郎張木漸特官一子以任敘浦縣主簿歿於王事也

庚寅左朝請大夫曾班主管台州崇道觀班始坐降金削籍編置不知何時牽復也

癸巳右朝散郎張昌知楚州昌守真州代還入見言兩國通好使命往来則運河隄岸不可不治望令淮浙沿流令尉兼帶入銜從之王明清揮麈録稱秦檜喜昌就官簿中減去十歲擢知楚州事已附見紹興十二年五月戊申昌除知真州注或可修潤附此

乙未命給事中李若谷權戶部侍郎王鈇看詳監司守臣所上應詔條具裕民事件　左承事郎充皇太后宅教授張本面對乞令逐路憲司每季條具一路刑獄禁繫多寡核實以聞嚴加黜陟詔刑部申嚴行下本尋遷

一官_{本進官在己亥}　勑令所刪定官錢麗面對乞申戒州縣
或遇水旱從實檢放從之
丙申刑部侍郎周三畏進權本部尚書　祕閣修撰新
知廣州薛弼充集英殿修撰與敷文閣學士知福州莫
將兩易時虔梅及福建劇盗有號管天下伍黒龍滿山
紅之屬其徒稍衆攻刼縣鎮鄉民作山砦自保將言漳
泉汀建四州接江西廣東之境緣游手輩從賊熟識小
路引其徒直衝縣鎮如入無人之境官軍不習山險多

深瘴疫難於掩捕乞委四州守臣募强壯游手每州一千人為効用時殿前司後軍統制官張淵措置本路盜賊有旨委將同措置淵請逐州先招五百人許之未及招而將易鎮

丁酉秦檜奏以左朝散大夫新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王元嵒措置本路盜賊公事上曰可諭殿前司自今招捕郡寇分填諸軍闕額則盜賊銷矣元嵒侯官人也

戊戌秦檜為上言士大夫多橫議無益國事上曰靖康

之事是也朕見當時士大夫奏狀多是李綱耿南仲等紛紛争議無肯以國事為慮者檜曰靖康之初金主自令斡里雅布就便酌中施行誠有人肯任國事則大計久已定矣上曰後来生靈塗炭之甚皆由於此所以國家大事須在得人肯任檜曰非人主聖志先定豈臣下所能決

巳亥翰林學士承旨秦熺入見引李淑故事乞避親且言前此以和議文字多所關預國事至重不敢有請今

則大計已定望許臣罷職庶幾不紊彝制不許

辛丑江東轉運判官趙不棄乞令監司察部内縣令老病不職者與嶽祠上曰朕嘗謂縣令實為親民又非郡守之比贓固不可而庸謬之人尤害百姓盖因其庸謬則吏計得行若十吏用事是有十縣令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五十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五十三金人地名考證

薩里罕 原書作撒離喝誤改見卷十一

斡里雅布 原書作斡離不誤改見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五十四 一百五十五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俞光豫

謄録監生臣張曾壇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五十四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十有五年秋七月乙巳朔罷夔路軍興以來所置酒店以寛民力用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奏也夔路舊無酒禁為塲店者百四十餘所而已建炎末增至六百餘然土荒民少人不以為便剛中既以本司錢四萬餘緡代撥贍軍遂弛其禁

丙午右承務郎新添差浙東安撫司幹辦公事司馬伋言建安近刊行一書曰司馬温公記聞其間頗關前朝故事緣曾祖平日論著即無上件文字顯是妄借名字售其私説伏望降旨禁絶庶幾不惑羣聽詔委建州守臣將不合開板文字盡行毀棄伋特遷一官初范冲在史館上出光記聞命冲編類進入冲言此書雖未可盡信其有補治道亦多乃繕寫成十冊上之至是秦檜數請禁野史伋懼罪遂諱其書然其書卒行於世伋遷官在是月

辛亥令侪書之范冲編類記聞不得
具時已附見紹興六年八月已亥

丁未右朝請大夫知泉州吴序賓奉詔條具便民事件言泉南七縣盜賊者四本州雖軍儲不足而義倉見存七萬石欲開倉賑貸而常平司執以災傷七分之法至令人未被賜欲比附每縣給三千石賑貸四等以下人戶給事中李若谷等請每縣給二千石如所奏從之

戊申復置利州紹興監歲鑄錢十萬緡以救錢引之弊用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請也剛中言祖宗朝立法約

四川所有見錢對數印造錢引使輕重相權昨因軍興調度滋廣印造寖多又有司申請為闕鼓鑄本錢遂廢罷錢監其金州一帶銅錢迤邐透入利路相兼轉用銅錢不多有而民間鑄造農器鍋釜及供應官司軍器積日累月銷鎔川錢殆盡以致劍外州縣全闕見錢行使竊恐稱提不行牽連以裏州縣引法弊壞有悞國事蹠奏不待報遂行剛中以利州山林多鐵炭易集乃命本路轉運判官王陟董其事置監官檢勘監門物料庫官

等六員軍匠五百人後增鑄至十五萬緡大錢千重十二斤小錢千重七斤有半歲用鹽官錢七萬緡三路稱提錢二十四萬為本率費錢二千而得千錢云

辛亥執政進呈處州守臣徐度准詔條上便民事件上曰因此亦可以觀人才如議論平正留心國事其說自然可見不然矯訐迂闊者亦可見也　左承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陳鵬飛除名惠州編管侍御史汪勃奏鵬飛前在禮曹陛下崇東朝之養推尊徽稱禮有自來鵬

飛深切譏議殊不知先帝之三妃九嬪秩等公卿固與庶人之一妻一妾異鵬飛敢為妖言妄自標目無所忌憚大逆不道望投界荒裔以為造言亂衆者之戒故竄之

壬子直秘閣新提舉淮南東路茶鹽公事錢端禮為兩浙路轉運判官端禮自明州通判改除過闕入見論湖塘利害望特詔所部專責丞佐廣求水利之源乃有是命　時秦檜議乾鑑湖為田云歲可得米十萬斛上謂

若遇旱歲無湖水引灌則所損未必不過之櫓乃止乾鑑

湖事以日歷紹興二十九年十月辛未所載上諭王綸語修入不得其年且附端禮論水利之後

癸丑成州團練使幹辦御輦院吳蓋為建州觀察使提舉佑神觀

甲寅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觀呂本中卒

乙卯權戶部侍郎王鈇言應軍事補官之人欲令本縣驗實如屬冒濫即令改正隱庇者抵罪以富民避役者衆故也

丙辰詔學士院案籍令監修國史官取索點檢此必有所爲當求他書參考

左承事郎新簽書鎮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劉章爲祕書省正字章觧褐即入館異數也熊克小歴載章除正字在十月亦因題名所書而不詳考也克又云章不待一任回便除館職蓋用陳誠之例亦悮章此時未到任也

丁巳興化軍守臣汪待舉條具便民事乞蠲本軍諸邑漁人所輸篾稅及浦生之草採者毋令出錢從之

戊午詔廬光州上供錢米展一年用轉運司請也上曰

人皆知取之為取而不知予之為取若稍與展免俟其家給人足稅斂自然易辦淮南平時一路上供內藏紬絹九十萬匹有奇至紹興末年纔八千匹爾　故廸功郎楊世永贈右承務郎官一子以前任端溪尉死於盜也

己未故武德大夫趙德贈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以捕虔冦閩中死於陣也其徒九人皆贈官錄子孫有差

甲子故右廸功郎汪位贈右承務郎官一子位為濠州

司理參軍死於難故録之

乙丑權尚書禮部侍郎宋之才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

丙寅楚州為捕盜官乞依元旨推恩秦檜曰賞有定格固難易也上曰信為治道之本若不堅守出令其誰信之

丁卯大理寺丞周㦤面對乞戒監司郡守毋得增吏擾民詔申嚴行下

戊辰兩浙轉運判官吳垧條具便民事乞令常平司支借錢穀勸民濬決華亭等處沿海三十六浦以泄水勢庶無渰損民田之患詔可後十餘年乃克行之

己巳秦檜進呈放免四川轉運司因贍軍借用常平錢十三萬緡檜言近來户部歲計稍足蓋緣休兵朝廷又無妄用故也上曰休兵以來上下漸覺富貴大抵治道貴清淨人君不生事則天下自然受福檜曰舜無為而治陛下得之矣

是月金國旱飛蝗蔽日詔蠲民租

八月甲戌朔左朝議大夫知池州魏良臣條上便民事言令民間有合零就整錢如綿一錢令納一兩絹一寸令納一尺之類是正稅一分陰取其九也乞折帛錢並輸實數更不合零從之　秘書省著作郎兼普安郡王府教授趙衛守起居郎錢周材試起居舍人　詔樞密院準備差使使臣以百五十人為額三年為任比舊減五十人其已溢額就外任者聽　徽猷閣直學士提舉

江州太平觀唐煇卒

丙子上與大臣論事因曰朕謂進用士大夫一相之責也一相既賢則所薦皆賢矣楊愿曰陛下任相如此盖得治道之要上因論史事秦檜曰是非不明久矣靖康之末圍城中失節者相與作私史反害正道壬子之後公肆擠排不遺餘力然豈知人臣遭變夫豈得已上曰卿是時獨不推戴異姓圍城中人自然不容愿曰檜非獨是時不肯雷同宣和間耿延禧為太學官以其父在

東宫勢傾一時士皆靡然從之以徼後福獨檜守正雖延禧傾害畧不為之易節檜曰臣嘗聞范仲淹與其友書云致意某官為渠作東宫官不敢通書惟聖主於忠義之臣與夫失節之徒灼然如此誠立國之本也臣謹按范仲淹祥符未登第綘真宗之世為小官自為陳州通判以至執政而㦸仁宗未有子安得有東宫宫檜之誕妄無稽皆此類也

尚書右司郎中林乂權吏部侍郎右司郎中錢時敏權工部侍郎

丁丑秘書省著作佐郎兼恩平郡王府教授王墨卿魏

元若並兼普安恩平二王府教授　司空員外郎胡涓面對乞去諸邑害民二事一曰輸納官物不銷簿二曰催科輒付巡檢司詔申嚴行下

戊寅江州觀察使鎮江府駐劄御前游奕軍統制劉寶降授果州團練使别與差遣都統制王勝劾寶擅伐民木及彊刺平人充軍故責之

巳卯詔自今太學及州縣釋奠先聖並令宗子侍祠用諸王宫大小學教授陳孝恭請也

庚辰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王循友守尚書右司員外郎倉部員外郎韋壽成為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丙戌龍圖學士知宣州秦梓為端明殿學士再任士居右朝請大夫章元崇率六邑士民詣闕借留故有是命

左朝散大夫知南康軍張元禮乞免牛稅一年上曰天下之物不當稅者甚衆如牛米柴麪之類是也秦檜曰去歲浙中艱食陛下令不收米稅故江西客販俱來所全活者不可勝計元禮侯官人也熊克小歴附此事於九月丙辰恐誤

丁亥左朝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黄龜年卒　國子監丞文浩面對論諸州教授與諸生難疑答問於羣經宜無所不通乞自今試教授並於六經中臨時取二經各出兩題不拘義式以貫穿該贍為合格戊子詔禮部看詳行之九月己巳依奏

辛卯詔諸路州縣出限歸業人户其元棄田産可照者盡行給付見有人承佃及官賣了當即以官田之可耕者比倣給還先是詔限十年至是知興國軍宋時條上

便民事乞寬展年限以招歸業之人故有是命

壬辰沂州防禦使殿前司左軍統制李捧特降一官坐擅遣官兵田易故也

甲午大理評事黄子淳面對言自渡江以來宗室散處外州多居民間或在僧寺陶染澆薄不足上副陛下親睦之意望依兩京例於江浙湖南帥司各置敦宗院以地里遠近遣居之董以宗長訓以師儒庶幾不致失所且獲被教養悉為良善事下禮部不果行

巳亥權戶部侍郎王鈇言常平之法本以抑兼并備水旱科條實繁其利不一有義倉和糴之儲坊場河渡之入以產制役欲使平均以陳易新俾無紅腐一有饑饉則開發倉廩以濟艱食豈一主管官能勝其任哉建言者將欲省官而主管已復將欲省吏而胥徒如故獨罷一提舉官而姦弊百出州縣苟且無所畏憚封樁錢物借貸移易多致陷失凶年饑歲賑濟之法漫不加省今雖隸於憲司而獄訟繁夥不能究心望復置提舉官庶

良法美意不為虚文乃命諸路茶鹽官改充提舉常平茶鹽公事惟四川廣西以憲臣淮西京以漕臣兼領仍令檢察所部州有擅用常平錢物者按劾以聞四川等處兼領指揮在九月辛亥點檢錢物指揮在八月壬寅今併書之　直秘閣知盱眙軍沈該為淮南路轉運判官兼淮南路提點刑獄公事　直秘閣淮南路轉運判官湯鵬舉知常州　右宣義郎幹辦行在諸軍糧料院畢良史知盱眙軍良史入辭詔加直秘閣良史除職在九月丁巳

庚子給事中兼侍講李若谷為敷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仍兼侍講

辛丑增太學弟子員二百人以國子司業嚴抑有請也（通舊為九百人）

九月戊申故中大夫呂由成特贈左通奉大夫官其家二人由成嘗知襲慶府死於難

己酉清遠軍節度使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王德添差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德既黜張子蓋又

併取張俊所屬愛將馬立顧暉而罷之俊怒訴諸朝秦檜亦忌其勇乃有是命先是德言本司游奕軍隸馬軍司已久乞將牙兵親隨搭材等為一軍以補游奕之闕從之德遂以中軍正將張振為游奕軍統制振河内人敵陷兩河振聚衆得百餘人由喜兒灣渡河直趨襄陽詣鎮撫使桑仲仲以為諸軍都提舉李横代為鎮撫使與振有隙振乃走板江歸于觧潛為潛中軍統制潛召歸振至行在遂隸張俊軍中俊以為準備將後遷正將

至是德拔用之張振事以趙甡之遺史附入但甡之稱王德罷游奕軍在十六年恐誤今且附德罷時

庚戌寧州觀察使殿前司神勇馬步軍統制王權為武康軍承宣使充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林泉野記云秦檜任將帥必選奴才恐其有謀起兵問已之罪故諸帥皆貪汚士氣不振

辛亥臨安府守臣張澄條上修建皇太后宅官吏名銜詔以次第賞按秦檜賜第修建官吏第一等轉兩官而皇太后外第第一等轉一官吏減一年磨勘檜為宰相而所擬如此可謂無忌憚之至也

壬子金主亶祀天于郊先是資政殿大學士宇文虛中既為金人所用虛中知東北之士不甘應敵密以信義感發之從者如響乃與其翰林學士高士譚等同謀欲因亶郊天就劫殺之先期以蠟書來告于朝欲為之外應秦檜拒不納會事亦覺虛中與其子直顯謨閣師瑗皆坐誅闔門無噍類虛中死年六十八此以虛中行狀及其家訴理狀參修行狀又云秦檜懐姦無狀且忌公功在已上繳還蠟書當求他書參考李大諒征蒙記云都元帥烏珠回師忽乘詔報宇文國相連中外官守七十餘員欲乘邉事未息及遷都之冗謀反幸得萬戶司冦沃赫先告首

捕獲宇文等請帥暫歸議事王大觀行程錄所云亦同二人皆北人益知虛中死節無疑也虛中淳熙六年十月戊午贈開府儀同三司謚肅愍開禧初加贈少保贈師瑗寶謨閣待制

甲寅起居舍人錢周材權尚書刑部侍郎國子司業嚴抑權工部侍郎時將遣二人出疆乃引對而有是命旣而二人以巳見請對周材乞命諸路憲臣察刑獄寃濫抑乞禁止沿江米稅從之二人以見入對在十月癸酉周材所奏以甲戌抑奏以丙子行下令聯書之

乙卯左朝議大夫陳桷知襄陽府

丙辰詔諸路安撫使見帶待制以上者所舉京官狀理為職司從吏部請也

辛酉以錢周材為賀金國正旦使閤門祗候俞似副之嚴抑為賀生辰使閤門祗候曹涭副之 敷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兼侍講李若谷進兼侍讀起居郎趙衛兼侍講

甲子夜太廟旁居民遺火乙丑上諭大臣令於廟左右各撤屋二十步以備不虞

丁夘侍御史汪勃請以給舍看詳到裕民事目令監司鏤板散下州縣使民通知仍劾其稽違從之　福州觀察使知閤門事王公亮卒以奉使之勞特贈慶遠軍節度使

壬申武經大夫吉州刺史閤門宣賛舍人趙瓌知閤門事

是月集英殿修撰福建安撫使薛弼始至福州時福建羣寇未平本路鈐轄李貴領兵討管天下貴失利為賊

生得有殿前司後軍統制官張淵在本路措置盜賊自為一所或語弼事惡二三盍請以措置所隸帥司弼不從曰惟和則可以濟事先是舊帥莫將嘗乞招游手為効用及將移鎮而轉運司以軍須浩瀚申樞密院言閩中人勇於私鬬怯於公戰此等游手易聚難散慮賊平之後官軍既還或能為過亦未為便遂下安撫司共議弼以為廣東副總管韓京每出必提正以所部多土人今本路素無此等故連年受弊弼又謂前守贛上有武

翼郎周虎臣成忠郎陳敏各有家丁數百人皆能戰比之官軍一可當十乃辟虎臣為本路將官敏為汀漳巡檢皆從之所請虎臣開封人敏石城人也弼遂減取二人家丁日給錢米責以捕賊期於必滅與漕司合奏選一千人號奇兵詔可自此歲費錢三萬六千餘緡米九千石而草冦遂平　河决李固渡金主亶諭曹單拱亳宋五郡民修之民有田一頃者出一夫不及者助夫之費凡二萬四千夫五旬有四日而畢

冬十月按是月癸酉朔甲戌大理評事環周面對乞戒州縣自今毋得令保正副日書夘歷詔監司覺察

乙亥上書秦檜賜第書閣曰一德格天之閣遣中使就第錫宴仍賜檜青羅蓋塗金從物如蔡京王黼例熊克小歷在九月蓋誤檜言不敢上辜恩賜欲什襲珍藏以俟外補或得歸休用諸國門之外上優詔諭之呂中大事記我高宗之待檜既賜之相第又賜之家廟祭器既賜之畫像賛又賜之一德格天之閣六字而孫三人尚在襁褓並賜之三品服果何負於其臣而檜忍於負其君如此此檜之罪所為上通於天萬死而不可贖也

丙子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修玉牒兼權參知政事楊愿提舉江州太平觀職名仍舊時侍御史汪勃言愿之過愿聞引疾丐免章五上乃有是命熊克小歴云楊愿自請罷按汪勃論韓公裔章疏云公裔素與愿交通臣嘗具疏論列今愿既云云則愿蓋為勃所擊也此月辛卯王言恭文浩放罷明年二月辛丑韓公裔與任外宫觀皆與此相關

戊寅右奉直大夫新通判昌州魏彦昌除名昭州編管彦昌故省吏也侍御史汪勃論其在紹興初交闘宰執以致紛紛既獲幸免而不悛其惡故竄之

癸未數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兼侍讀李若谷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尋兼權參知政事

乙酉左朝議大夫知婺州吳表臣復敷文閣待制　直秘閣知潭州劉昉言武崗軍猺人楊再興父子自建炎中侵占省地幾二十年近準御前處分令昉措置遂遣安撫司幹辦公事王歷諭以禍福願還省地及民田共六十餘畝巳召民歸業欲乞永免賦役從之歷昫弟也

明年四月壬寅推恩　降授均州觀察使范訥卒于夔州丙戌遺表

上上曰訥庸人也朕嘗識之全不知兵今既云亡可復

一官乃復昭化軍承宣使

戊子寶文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宫晏敦復卒于明

州方議和之初敦復力拒屈巳之非秦檜患其不附巳

使腹心之人啗敦復以利曰公若曲從兩地旦夕可至

敦復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况吾薑桂之性到老

愈辣請勿復言檜卒不能屈上嘗面諭曰卿鯁峭直言

無所閒避可謂無忝爾祖矣

己丑左朝散郎新國子監主簿余堯弼充勑令所删定官堯弼上饒人也 左承事郎楊偰守國子監主簿偰存中子舉進士及第故擢之 左朝議大夫虞祺復為潼川府路轉運判官祺初見紹興四年 祺歷漕夔潼方時軍興諸道以聚斂為先務惟祺所至晏然不擾

庚寅主管馬軍司公事田晟請給軍器上曰戎器久不用則易蠹令善用之又進呈鎮江軍中秋教武藝出格人上曰師不可不素練 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講提舉

祕書省奏熺再乞避親且言今國信已行別無撰述文字御筆除熺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恩數視執政位李若谷上熺請班其下從之翊日上謂檜曰熺出朕親除可謂士人之榮也熊克小歷於此書熺除知樞密院事力辭蓋誤

詔宰執給使授官轉至保義郎許理為官戶

辛卯尚書吏部郎中王言恭國子監丞文浩並罷以侍御史汪勃言二人趨附執政陰為爪牙結用植黨故也此恐與楊愿罷政相關

甲午左朝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折彦質郴州居住彦質寓居信州侍御史汪勃希秦檜意奏彦質頃任樞府懷姦誤國今居衝要之地與守臣吳說私相議論妄及朝廷說坐免官而彦質有是命

乙未詔秦熺依舊提舉祕書省

戊戌太常寺主簿陳積中御史臺檢法王鎡並守監察御史鎡石埭人嘗為皇后宅教授汪勃薦之也

己亥命中書舍人段拂權戶部侍郎王鈇詹思殿祗侯

王晉錫同製造郊廟祭器
庚子詔置四川宣撫司總領錢糧官先是資政殿學士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馭諸將嚴會剛中以事忤秦檜諸將因言其有跋扈狀檜不欲剛中併掌利權侍御史汪勃聞之即上言國之大務在兵與財各有攸司則有條而不紊今朝廷支散諸軍則隸户部外道則隸總領責有所歸事且易辦欲依此例就四川宣撫司置總領一司專掌財賦庶幾職事專一從之

十一月庚申 除趙不棄

辛丑左朝議大夫知池州魏良臣左朝奉大夫知衮州沈昭遠並復敷文閣待制

是月金太師尚書左丞相兼侍中監修國史院元帥梁國王宗弼卒宗弼封梁王諸書不見紹興三十年五月生辰副史王全上路口奏稱烏珠為故梁王蓋紹興十三年以後改封故也宗弼且死語其徒以本朝軍勢強盛宜益加和好俟十餘年後南軍衰老然後可為寇江之計云此以李大諒征蒙記修入其詞雖俚然足以見金人急於就和與秦檜養寇遺患之罪故具載之皇統五年十月宣到皇叔都元帥遼國王危篤親筆遺行府四帥曰今契丹漢兒侍吾歲久服心于吾吾大慮者

南宋近年軍勢雄銳有心爭戰聞韓張岳楊例有不協
國朝之幸吾今危急雖有其志命不可保遺言于汝等
吾沒後宋若敗盟推賢用衆大舉北來乘勢感中原人
心復故土如反掌不為難矣吾有術付汝等切宜謹守
勿忘吾戒如宋兵果舉勢盛敵强擇用兵馬破之若制
禦所不能向與國朝計議擇用智臣為輔遣天水郡王
安坐汴京其禮無有弟與兄爭如尚悖心可輔天水郡
王併力破敵如此又可安中原人心亦未深為國朝患
害無慮者一也宋若守吾誓言奉國朝命令時通國信
益加和好悅其心目不數歲後其須歲幣色色往來竭
其財賦安得不重斂于民江南人心奸狡既擾亂非理
其人情必作叛亂無慮者二也十五年後南軍衰老縱
用賢智亦無驅使無慮者三也俟其失望人心離怨軍
勢離墮然後觀其舉措此際汝宜一心選用精騎備具
水陸謀用材畧取江南如拾芥何為難爾爾等切記吾
囑吾昔南征日見宋用軍器大妙者不過神臂弓次者

重於外無所畏今付様造之帥死贈大孝昭烈皇帝
按大諒所云烏珠封謚他書皆不見且附此當考

十有一月癸卯朔以秦魯國大長公主終喪子孫遷官者十有一人授官者十有六人甲辰以其子檢校少保瀘州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中太一宫使錢忱為少保封滎國公太尉德慶軍節度使提舉皇城司錢愐開府儀同三司用優禮也近制公主子率授武翼郎孫宣義郎曽孫承奉郎四世孫承務郎女封郡主孫女封恭人云　饒州童子戴松十歲其弟槐九歲皆能誦書詔

免解一次　甲辰右朝散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滕膺卒方臘之反也膺為台州司户參軍賊徒呂師囊以萬衆圍城膺率軍民捍之數月不能拔台人為立祠歲時祀之後名其廟曰義靈（膺開禧元年閏八月壬午加謚忠愍）

乙巳忠訓郎張掄獻書籍五十一事詔遷一官掄開封人瓊王仲儡子婿也

丙午右朝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池州居住范同復左中大夫知太平州　右朝請大夫趙士鵬提舉兩浙

路市舶士鵬奏檜友壻自江陰軍代還而有是命紹興二十七年十一月戊寅王珪論士鵬再任提舶凡珍異之物專以奉秦檜而盜取其半以為私藏當考

丁未直秘閣知潭州劉昉陞直徽猷閣再任　户部員外郎逯知白面對論錢塘仁和二縣養濟院苟簡滅裂

乙申嚴行下從之

戊申右通直郎杜天舉知潯州還入對言廣西列郡並無教官昨沈晦請於土官内差教諭恐未足為後人模範乞令見任有出身或特進名補官人兼攝從之朔日

上謂大臣曰天舉所陳事頗有條理士大夫所言有益於事者不可不行也熊克小歷稱杜天舉奏便民事蓋誤　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韋壽成面對乞令諸路憲司覈實州縣給散和糴本錢詔申嚴行下

己酉祕書省正字黃公度罷侍御史汪勃言李文會居言路日公度輒寄書喻之俾其立異且謂不從則當著野史譏訕其意蓋欲為趙鼎游說陰懷向背豈不可駭伏望特賜處分故公度遂罷　端明殿學士知臨安府

張澄言本府內外官兵支遣及供辦行在所宗廟宮禁下至百司取索皆成定式樁辦外其歲計經費之餘理合歸之朝廷如遇非泛申朝廷取旨支用詔戶部取索開封舊法申尚書省　敷文閣待制柳約卒

辛亥責授左朝奉郎祕書少監徽州居住何鑄復左朝請郎提舉江州太平觀　大理評事郭唐卿面對論諸州錄事參軍不得專一治獄事上謂大臣曰獄重事也官不歷事則一出胥手不勝其弊矣

丙辰檢校少保奉國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虞候金房開達州安撫使知金州兼樞密院都統制郭浩薨謚恭毅

丁巳詔平江府應辦國信館舍宴設為一路最守臣寳文閣直學士王㬇落直字　日本國賈人有販琉黄及布者風飄泊温州平陽縣僊口港舟中男女凡十九人守臣梁汝嘉以聞詔汝嘉措置發遣

戊午右諫議大夫何若試御史中丞侍御史汪勃試右

諫議大夫若論勑令所刪定官陳瀞軍器監丞章岵皆與在外者交通窺探朝政密相報聞詔並罷

己未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閻邱昕充敷文閣待制　宰執奏新製祀享禮器事上曰今天下無事郊祀廟享禮莫大焉不可不留意又曰真宗朝遼人直犯澶淵當時射殺達賫乃命追襲戒諸將毋得殺戮防之出境秦檜曰契丹百餘年來不敢渝盟者緣真宗兼愛兩國生民不殺之故也　歸州文學高袞獻二都賦詔

與教官差遣　成忠郎趙子愷停官南外宗正司拘管時發還北人馬欽而子愷與之飲宴游獵常州守臣湯鵬舉劾于朝故有是命史所載發歸北人惟此一事故著之欽紹興八年正月乙卯以拱衛大夫忠州團練使為江西兵馬鈐轄不知今何官也

庚申右中奉大夫江南東路轉運判官趙不棄行太府少卿充四川宣撫司總領官時秦檜既疑鄭剛中以不棄有風力乃薦於上遂召對而命之王明清揮麈錄餘話云熙寧三年詔宗室出官從政于外方惟不許入蜀鄭亨仲本秦檜之所引自温州判官不數年登禁近遂以資政殿學士宣

撫川陜亨仲駕馭諸將有理諸將雖外敬而內憚之適亨仲有忤秦之意因相與媒孽言其有跋扈狀奏聞之謀于王顯道㬇㬇云不若遣一宗室有風力者往制之因薦趙德夫不棄焉於是創四川總領財賦命德夫至坤維得晁公武子止於零落中辟為幹辦公事俾令采訪亨仲陰事欲加以罪又以德夫子善究為總領司幹辦公事越常制也子止又引亨仲所逐使臣魏彥忠者相與物色其失上聞遂興大獄竄藉亨仲即召德夫為版曹按王㬇今年正月已出知平江又建炎三年已許宗室注川陜四路差遣此小誤晁公武事李燾常辨之見十七年二月符行中除總領注

始趙開嘗總領四川財賦於宣撫司用申狀至是不棄言昨來張憲成應副韓世忠錢糧申明與宣司別無統攝止用公牒行移乞依成憲已得指

揮許之於是改命不棄總領四川宣撫司錢糧上諭檜曰卿所論甚當如此方與諸軍一體既而不棄將入境用平牒剛中見之愕而怒久之始悟其不隸已繇此有隙　祕書正字王曮面對言今訪求遺書而州縣施行未稱上旨提舉祕書省官即古修圖書使之任宜以求書之政令命以專行優加賞勸從之

辛酉降授武功大夫殿前司神勇軍統制李耕復饒州刺史知金州主管金房開達州安撫司公事耕邢臺人

楊存中所薦也

壬戌左朝奉郎吳棫添差通判泉州

癸亥兵部言秦州舊買馬二萬匹今僅發五十八綱乞

省押馬使臣許之自紹興後川秦茶馬司歲市馬九千

八百有奇黎叙文長寧南平五州軍千匹係川司宕昌寨峯貼峽三千八百匹係秦司成都

潼川府利州路漕司歲應副博馬紬絹十萬餘匹成都五萬

潼川三萬利州二萬餘匹成都利州路二十三茶場歲産茶二千一

百餘萬斤一千六百十七萬斤餘係西路九州軍凡二十場四百八十四萬斤餘係利路二州凡三

場而茶馬司歲輸總領所錢四十萬緡此其大畧也紹興十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宣撫副使鄭剛中奏乞將成都府路轉運提刑司合樁坊場鼓鑄食茶稅錢三色共三十二萬貫文令都轉運司徑行取撥外更那融續添錢八萬貫通作四十萬貫并取發博馬絹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四匹自紹興十三年為頭應副奉聖旨依已見本月日紹興二十五年七月丙辰所書可參考

丙寅權尚書吏部侍郎林保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　右司員外郎王循友權吏部侍郎監察御史李椹為右司員外郎　右朝散郎添差通判秀州曹泳提舉福州路舟船

閏十一月壬申朔太師尚書左僕射秦檜言伏奉恩命賜臣請給依政和格全支望更付有司取索參酌庶得安帖從之按紹興五年十月辛酉勅令所申明政和祿格三公三少三省長官請給比嘉祐祿令倍多乞依嘉祐祿令宰臣請給則例修立已得旨依奏今檜方乞取索參酌何也

戊寅提舉祕書省秦熺言祕府多闕書詔本省曁諸路藏書之家借書録本且訪先賢墨迹

己卯詔罷新科明法熊克小歷載此事於明年二月己巳今從日歷克又稱自紹興十一年禮部定中選人赴庭試次年遂得黄子淳一人蓋不考今年再得張鎡也

庚辰太師尚書左僕射秦檜為耕籍使以上將親耕故也先是祕書少監權禮部侍郎游操等請耕籍使乘金根車備鹵簿護耒耜先詣壇所許之既又乞减鹵簿之半用三百四十四人其後檜不敢乘而止乞耕籍使乘車在十一月癸卯乞減儀仗在此月丁丑今聯書之朱熹擬張浚行狀稱有張柄者嘗奏請檜乘金根車詳見明年三月戊寅張柄面對注此月甲午禮部太常寺奏用端拱故事金根車載耒耜耕籍使不乘車

癸未權尚書兵部侍郎米友仁充敷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奉朝請上好米芾書嘗裒其遺墨刻石藏之禁中

友仁能世其業上眷待甚厚　太常寺主簿吳元美罷

元美侯官人用薦者除太常甫踰月右諫議大夫汪勃

奏李光頃為執政行同市井而元美出入其門相與謀

議望斥去之以一四方之觀聽乃出元美主管福建安

撫司機宜文字

甲申司農丞主簿宋敦朴面對言望詔守令以來春耕

籍之後出郊勸農諭以天子親耕使四方曉然知陛下

德意仍自今每春行之上曰農者天下之本守令有勸

農之名無勸農之實徒為文具何益於事乃詔從之敦
朴永嘉人也　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張宦陞
敷文閣待制
丙戌權兵部侍郎鄭朴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
觀從所請也　詔提舉祕書省月給公使錢三百緡
丁亥詔祕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劉一止新除敷文
閣待制指揮勿行初秦檜以一止久奉祠奏與閤卯昕
同除待制十一月已未一止上疏言臣末學迂愚本無才術

叨居近密未報毫分屏伏山林誓將槁死獨何顔面更叨異恩中書舍人段拂奏一止趣操朋邪自作弗靖陛下以其嘗在瑣闥特優容之而乃輕躁怨忿形於奏牘乙罷除職指揮御史中丞何若再奏一止阿附李光舉所不知陛下待遇優容不為不至而一止辭氣怨懟無臣子之禮戊子一止坐落職

己丑太常丞王湛請皇后就禁中親蠶不果行

辛卯詔楚州上供錢物更免一年

丙申提舉祕書省秦熺奏以祕書郎沈介正字湯思退充本所編定書籍官從之

丁酉進呈太學博士王之望面對乞倣端拱咸平故事悉取近郡所開羣經義疏及經典釋文令國子監印千百帙俾郡縣各市一本置之於學上曰古人讀書須親師友雖未必盡得聖經妙旨然亦自淵源今士大夫未有自得處便為注說以為人師此何理也　皇兄寧國軍節度使權主奉益王祭祀安時薨輟視朝一日贈少

師追封清化郡王

十有二月（按是月辛丑朔）壬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馬雲罷以右諫議大夫汪勃言其心懷異議陰合趙鼎也

戊申上謂大臣曰今雖無事諸軍教閱亦不可少廢宜丁寧戒飭之（呂中大事記檜雖假兵以苟安而上御殿閱馬又每歲閱殿前馬步軍賞將士與精者增置殿前司軍又分軍於州郡以控制盜賊其立武不忘也）

辛亥新除太常寺主簿余堯弼為御史臺檢法官用中丞何若奏也

乙卯太尉慶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郭仲荀薨于台州

丁巳上謂大臣曰將來禮器造成宜頒其制于州縣俾遵用之以革舛誤　太學正孫仲鼇面對言陛下崇雅黜浮大明正論而民間書坊收拾詭僻之說不經裁定輒自刊行汩蕩正真所當深慮乞行禁止又言郡縣庠序春秋釋奠守令或不躬親望賜申戒皆從之　左宣教郎孫道夫知蜀州道夫入對上諭曰軍興以來蜀民應副不易朕將詔鄭剛中條具盡與蠲減止存經賦而

已此以紹興二十六年十月癸亥道夫奏疏修入疏稱十五年陛下諭臣云云而日歷不載道夫上殿之日葢遺之也今因除目附見

戊午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趙霈卒

辛酉直祕閣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徐琛為軍器監尚書右司郎中李樫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韋壽成並為左司郎中戶部員外郎李朝正金部員外郎宋貺並為右司員外郎大府寺丞徐宗說為度支員外郎宗說開化人也

壬戌左承議郎知廣安軍張庭俊與宫觀尚書省言庭俊陰懐異意凡朝廷措置並不遵禀故有是命

甲子詔右司員外郎李朝正仍舊同措置經界　右朝散大夫髙楫知全州代還言溪峒猺人至弱未嘗敢侵省地縁寨官縱人深入猺界掠取遂致乗閒刼省民謂之酬賽仰惟祖宗之法止令撫遏不容捕殺乞下湖南禁止庶使邊民安業以廣陛下好生之德上謂大臣曰蠻猺微弱州縣或非理侵擾當諭守臣撫綏之

丁卯金主使驃騎大將軍殿前右副都點檢富察説正議大夫尚書刑部侍郎吳磐福来賀来年正旦

戊辰詔諸路提舉常平官復為監司歳舉屬吏五人改京官用吏部請也

是歳宗室子賜名授官者二十一人　諸路斷大辟九十一人　徽猷閣待制知瀘州馮檝申修築本州城許之瀘舊無城以木柵為固歳久不葺盜取而薪之政和中始命壘石為堤上築城其周六里有奇計用錢二十

一萬緡然瀕江一帶石堤雖固而上封以土江水暴至猶有齧城之害檝悉以石甃土凡石城千一百七十步高二丈二尺土城千三百二十八步高三丈舊樓櫓千五百餘間今為敵棚四十而已 初眉州通濟堰自建安間刱始溉蜀州之新律眉州之眉彭三縣田三十四萬餘畝其後壞於開元又壞於建炎隴畝彌望盡為荒野是歲守臣勾龍庭實庭實夾江人初見紹興十三年十一月貸諸司錢六萬緡躬相其役更從江中創造横截大江二百八十

餘丈與下流小筒堰一百十有九於是前日荒野盡為沃壤庭實又為書名曰堰規至今不廢邦人為立祠歲時祀之嘉泰元年賜廟額曰靈惠開禧元年封惠濟侯

邵武軍威果營卒謀作亂欲以夜半縱火焚譙門殺郡守左朝請大夫趙子昇卒陳昇告之捕同謀者皆斬授昇承信郎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五十四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五十四金人地名考證

烏珠原書作兀朮誤改見卷一

達蘭原書作撻覧誤改見卷一

富察原書作蒲察誤改見卷一百十七

沃赫原書作惟可誤今改正